

## 牛是父亲的命根

【底层行走】



□张刚

开春,西北高原上的土地还微冻了薄薄一层皮,但父亲赶着他的老牛去春耕,准备早早铺上地膜保墒,等天暖了种上玉米。

这天清晨,气温微冷,准备泛青的枯草沾着一层淡淡晨霜。父亲呼唤着老牛,走向离家并不远的一亩田地,地在一处沟畔上面,下面的沟洞里还有小片的树林,地埂上有荆棘,成群的野雉躲藏其间。

当太阳升起的时候,因天冷的缘故,远处的山头便笼上一层纱一般的薄雾,不远处的村落上空也飘起了早晨的炊烟。父亲唤牛的吆喝声,划破了大地的宁静,惊起了沟涧的野雉,它们拖着长长的斑斓的尾翼,“关关”地叫着,从地埂飞向树丛深处。“关关”声撞上了崖壁,来回颤悠,老牛也仰起头来,发出悠长的“哞”的一声,四蹄不疾不徐地向前迈进,听着父亲的指令,在大地上划出一道道深深的犁沟。

父亲半弯腰扶犁,虽然腿有残疾但仍然步履矫健。在后辈儿孙眼中,这耕作的身姿,不知是欣慰,还是悲苦。

父亲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,仍然赶着他心爱的老牛,不顾别人各种不理解的目光,踏着时令的节奏,在地里不停地劳作,仿佛陶醉于这地里的生活。

父亲的老牛是这个乡镇唯一一头耕地的牛了。现在,因为这头老牛,也因为他八十岁高龄仍然赶牛耕种,活成了别人眼中的奇葩。

有些亲朋甚至当着我们子女面也毫不忌讳地这样说,你父亲现在真是一个奇葩,让你父亲赶紧把这牛卖了吧!

这头牛的实际年龄,估计十八九岁了,在这个家里已经养了十五六年了吧。它的生理年龄应该也很老了,但是父亲希望它一直为这个家耕种。也许老牛也希望能为这个家耕种吧。正是这样的原因,父亲和老牛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。

老牛进家十几年来,父亲对它的感情已远远超出了一头牲口的范畴,仿佛是一位老友,或是家里一名子女。想想也真是这样,他的几个子女,其实都在上大学之后就远离了家,很少和他生活在一起了。而这头老牛和他朝夕相伴,比跟有些子女一起生活的时间还长。老牛吃下去的每一根草料都要经过他粗糙的长满茧子的大手,喝的粥水都要经过他亲自加热搅拌。老牛就是子女们不在家时的另一个孩子。

现在子女回家,有时打趣地说:“爸爸对我们姊妹几个从没这样照顾过!”“爸爸的牛比自己的娃值钱。”父亲便嘿嘿地笑了。

的确,很少有人会这样精心地照料一头牛:父亲从地里拉来一人力车玉米秆,把叶子一片片仔细地扒下来,再用铡草机铡碎,晾在一边;再铡了青储的苜蓿、麦秸,把这些草料全部均匀地搅拌在一起,堆到一个专门的草料棚里,铡一次能吃个十天半月;他定时给牛槽添加草料,到晚上更要拌上麸子皮加餐一顿。每过几天要把圈里的牛粪铲净,冬天给圈门挂上厚厚的门帘,日上三竿就把它牵出来在菜园里晒太阳,总之,这头老牛舒舒服服地生活着,没受半点委屈。

但它也勤勤恳恳地拉犁耕地,以回报父亲的这份情谊。

别人家早用上轻便的机械工具了,各种悬耕机、三轮车在地里突突地奔跑,速度又快效果又好。而父亲的老牛总是不紧不慢地拉着老式的铁犁在地垄上来回,这个节奏正好适合腿有残疾的父亲,一牛一人,配合得非常默契。有时还要把它套在人力车辕前,向山顶拉粪。此时它低下头,肩部用力,喘着粗气,但四蹄稳稳地踩住土坡,把一车土粪一口气儿拉上山顶,更能显出它的诚实和忠诚。

父亲向子女们描述老牛负重爬坡拉粪时,不停地由衷地赞叹:真听话,真卖力,没见过这么好的牛!语气里充满了感激,感激之余甚至还有一份骄傲。

这十五六年来,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中,老牛也熟悉了父亲的身影,能辨识父亲的气味,能听懂父亲的足音。有时父亲不带老牛,而是自己独自下地干活。完工后回家时必经过村子巷道,远远地,它听见父亲扑扑的脚步声,便使劲地在牛圈里大声地“哞——哞——”地呼唤起来,用头把圈门抵得咣咣响。此时的父亲便径直走进柴园的牛圈里,一边亲昵地喝斥它几声,一边给槽里添满草料。牛舌头卷着草料发出沙沙的声响,父亲这才拍打着身上的灰尘离开。

老牛更是家里的一位“功勋母亲”。自从进了这个家门,它已经生了九头小牛了!就在今年龙年春节前几天,它生下第九头小黄牛。这是一只额头一片雪白的小牛犊,这片雪花格外神奇,它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,跟着老年在柴园里欢蹦。这第九只小牛很可能是老牛的最后一个孩子了,它老得不能再生育了。作为“老生胎”的小牛,更受到一家人的偏爱。在父亲眼中它的雪白额头更加漂亮,一说起小牛,父亲喜悦的声调也变了样。

老牛进家之后开始生育,保持了一年半生一头小牛犊的稳定节奏,怀孕到出生大约十个月,等小牛犊长到半岁左右就卖了,再继续怀孕……

这十几年来,我们子女从没碰上老牛生育的那一刻。等我们回去,小牛有的刚满月,有的已经几个月了。这时父亲的几个孙子,会争抢着去喂小牛,在父亲的照顾下去抚摸牛犊的额头。这些可爱的小牛犊,背后是父亲无微不至的从未抱怨过的照料和付出。

父亲对这片土地有说不出的热爱。每当亲朋来都捎话给我,让我去劝说父亲把老牛卖了、不要种地了的时候,虽然我答应着,也这样去劝父亲,但是心底却又盼望着,盼望着他有气力能种多少算多少,能在这片黄土地上早出晚归地忙碌着,在这片土地上去消磨自己的晚年。

出生到老,父亲们一样的农民一辈子就把自己钉在这片土地上,自己的身体就是土地的一部分,牛也是他生命的重要支柱。所以为什么还要阻拦一个农民和他的一头老牛的种地热情呢?贾平凹在《我是农民》中写过,撮一把土在手心,揉细了,放在嘴里细细地去嚼,带着一种特殊的土香味儿。

土地和牛,就是父亲的命根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,教授。)

□尚明

亲爱的妻,转眼间你走了快一年了,我内心的悲痛和心灵的创伤,想必不说你也能知道。清明节要到了,又勾起了我对你的无限思念。思虑再三,觉得还是给你写封家书,寄往天堂吧!

亲爱的妻,知我者你也,知你者我也。因为我们朝夕相处,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,我知道你想听什么,最关心什么,所以就给你说说你想听和最关切的几件事。

亲爱的妻,你走后我的身体还算可以,没闹什么毛病。你最关心的两个孙儿现在非常健康,老大的学习成绩一如既往,每个学期都是“全优”,“老二”前不久已经上幼儿园了。你的侄子侄女去年都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。

亲爱的妻,你走后我被逼无奈慢慢地练习做饭。从最初你教给我做得那几样简单饭菜,到如今我已经不太为做饭而犯愁了。我不仅学会了焖米饭,炆锅面,而且炒的菜也算有滋有味了,甚至连炖排骨,红烧鱼都已经不在话下。我经常调剂自己的生活,轮换着采买各种蔬菜和副食,至于肉食、鸡蛋、海货、豆制品等,我们家的冰箱里不仅没有空过,甚至经常比你在时还多、还丰盛。你知道,我实在吃不惯外卖,所以我大都是自己做着吃,如今这“锅碗瓢勺交响曲”已经成为我每天都乐意“演奏”的曲目。虽然与你的厨艺相比,我做得饭菜色香味相差甚远,但这已经让我很满足了。

亲爱的妻,你知道我的业余爱好是读书、写作,可是在你重病之后,我不仅书看得少了,而且还停止了笔耕。你走后这半年多,我虽然也写了几篇文章,但内容都是对你的思念,没写其他内容。不是我不想写,而是没有心情写,因而在写不下去。最近,在朋友们的劝说下,我开始丰富写作内容。我想,这不仅不是朋友们的期盼,更是你对我的希望。我不会辜负你的希望,我会继续把写作当作今后生活不可或缺的“氧气”。目前,我正在写作追忆你的一本书,书名暂定为《思念》。虽然写你时,我难过和伤悲,但即使再难过、再悲伤,我也会坚持写下去,因为我不会忘记我对你的承诺。我估摸着到你三年祭的时候,就能把这本书“寄”给天堂的你。

亲爱的妻,你走后不几天,我便按照你的嘱咐,恢复了家里的有线电视。如今,每天选看三五集喜欢的电视剧,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。不过,我现在的感情似乎特别脆弱,每每在电视上看到贤妻的形象,看到善良人仙逝,看到当年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些类似场景、类似故事,我就会想起你,就会引发无限感伤。

亲爱的妻,在处理你的后事时,按照你的遗嘱,我没有通知你的朋友,不过在你走后,我还是按照你手机里的通讯录,分别告知了他们,为的就是避免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再给你打电话或发微信,因为那样对你我都会产生伤痛。关于你的手机号码,我原想用保号的办法永久保留。可当我到营业部去办理时,他们说你的手机号码尚未实名登记,如需保号,必须重新办理实名登记。我索性不办了,但也不予注销。我想,还是随着时光的流逝顺其自然吧!

亲爱的妻,你持家的时候,你的勤劳让我对家务繁杂体会不深。如今你走了,家里的大小事都得我自己操心操劳。门窗坏了,我要联系厂家来修理;水管堵了,我要联系物业来疏通;家里的水电费、物业费等等,以往我从不过问,如今只有依靠自己了。前不久楼下房间的北门坏了,朋友看了说修不如换,所以我索性更换了新门。那天,太阳能热水器出毛病了,我颇费周折才与厂家维修部联系上。你那辆电瓶车的电瓶,因为用得时间长了,所以经常没电,我索性换了个新的。楼下院内的自来水管,去年冬天又冻坏了,前两天我刚买了新的,请物业的人给换上了……从这些事无巨细的繁杂家务中,我深深体会到持家的辛苦,为此深感对不起你,悔不该结婚这四十多年,把家务活全部推给你,以致让你过度操劳。每每想到这些,我就心如刀割,无比痛悔。

亲爱的妻,自从你走后,我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很多。原来读书看报在我生活里必不可少,可自从你走后,我很少看报,看书也比以往少多了,其主要原因是少了雅兴,没了兴致,因为你不在。再有,你知道我嗜书如命,经常买书,而且从不舍不得外借所藏之书。可是你走后,我不仅没有再买过书,而且连藏书也开始外借,甚至送人了。最近我还准备将那些今后再也用不着的藏书,索性都处理掉。另外,以往我酷爱的旅游,自从你走后,也没了兴致。近一年了,我还没有像以往那样单独外出旅行过。

亲爱的妻,清明节要到了,值此倾诉我对你无限的怀念。祝你在天堂无忧无虑,清闲愉快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)

【纸短情长】

## 寄往天堂的家书